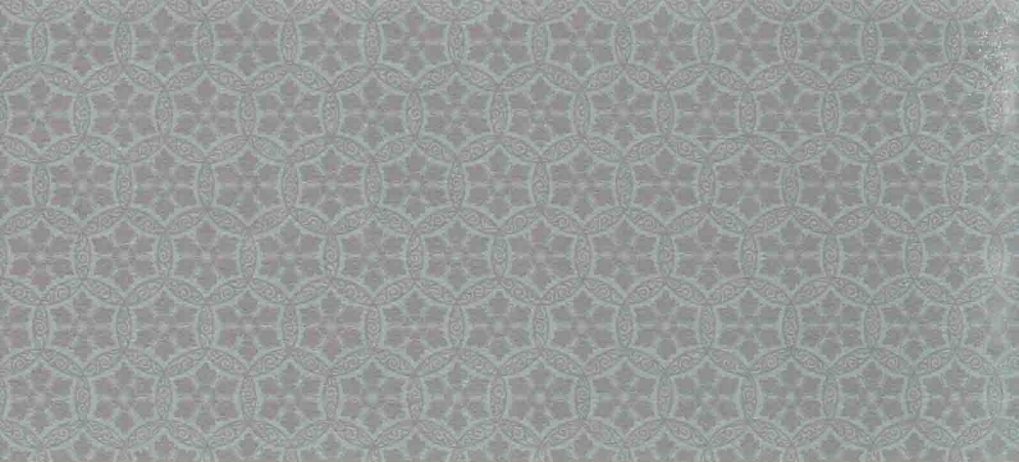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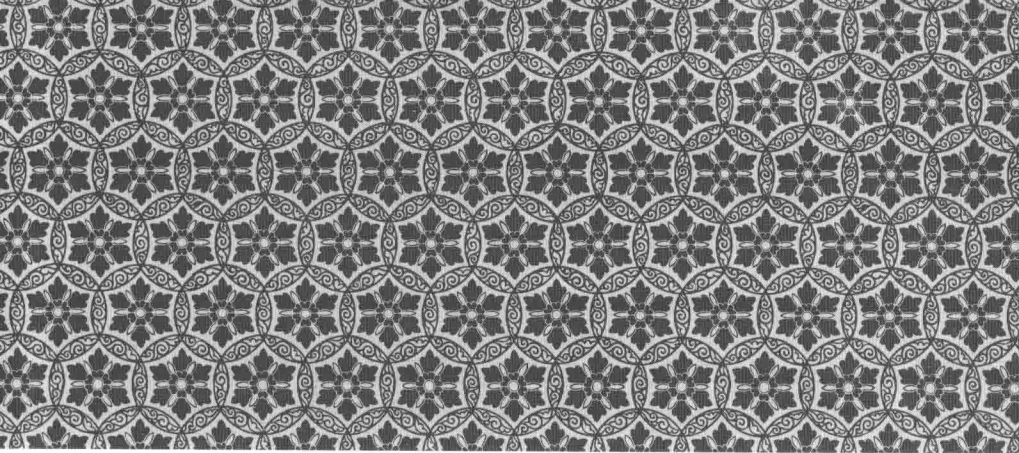


人文理性与 政治秩序

20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
思维特质探析

李洪文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人文理性与

政治秩序

20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

思维特质探析

李洪文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理性与政治秩序：20 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思维特质探析 / 李洪卫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8

ISBN 978-7-5325-8072-9

I. ①人… II. ①李… III. ①保守主义—文化思潮—研究—中国—近现代 IV. ①D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7249 号

人文理性与政治秩序： 20 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思维特质探析

李洪卫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14.75 插页 3 字数 192,000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978-7-5325-8072-9

B · 942 定价: 52.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目 录

- 001 **导言 保守主义的理念问题**
- 001 第一节 保守主义概念的界说
- 001 一、保守和进步的关系及保守主义的基础性观念
- 007 二、西方保守主义的理性界定
- 011 第二节 20 世纪中国保守主义的精神特质和基本观念
- 011 一、中国危机中的心灵秩序重建问题
- 016 二、人文理性与政治秩序:生存意义和政治秩序合法性的重建
- 034 第三节 普遍主义与中体西用、反本开新和守先待后诸观念
- 034 一、哲学方法论——融通与开拓的自觉:作为普遍主义的中国保守主义
- 036 二、意义世界的重新确定与继续前行:中国保守主义的几种方法论修辞
- 050 **第一章 20 世纪中国保守主义的哲学基础**
- 050 第一节 理性主义对抗经验主义
- 050 一、胡适实用主义的经验主义及其方法
- 054 二、人文理性主义者对实用主义方法论的批评
- 062 第二节 20 世纪中国理性主义的建构
- 062 一、梁漱溟:“理性”为本的心哲学

069	二、冯友兰的人文理性主义的“理哲学”
074	三、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之理性观念
080	第二章 人文理性的遍在：文化、宗教与儒学
080	第一节 重新认知中国文化：刚健的理性和绵延的“心”
080	一、梁漱溟：儒家生活与文化中的理性特质和说理精神
094	二、钱穆：绵延的民族之“心”与历史合理性
107	第二节 儒学与中国人文理性主义的重新厘定
108	一、天道超越意识与理性的人文主义之统一
117	二、伦理代宗教
120	三、家庭是教堂
123	四、本根的艺术中道、理智中道与人道设教对勘
136	第三章 人文理性与政治秩序的建构
140	第一节 天道、人性与政道：从道德理性向形式理性的转进
144	一、内在超越证成天道
151	二、牟宗三论个人的先验平等和主体解放
156	三、“政治”概念与政道：牟宗三的政治合法性思考
165	四、天道与政治综论
179	第二节 政治秩序重建与“士”
179	一、“战国策”派“大夫士”贵族精神之民族主义
191	二、钱穆论传统士人与政治秩序的建构依据
200	三、徐复观责任的自由主义
209	结语
221	后记
226	索引
232	参考书目

导言 保守主义的理念问题

第一节 保守主义概念的界说

保守主义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界定的概念。一般是从两个方面看：一是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系统，一是作为一种政党政治中的流派思潮，而这两者基本都是在西方思想和政治运行的框架内提出的。前者如公认的英国政治思想家埃德蒙·柏克，后者人们在今天会说诸如 20 世纪 80 年代流行于英美的里根、撒切尔政治学等，这两者之间可以找出一定的关联，但是，毕竟不是直接的关系。严格地说，这两方面应该从不同视角观察，尤其是保守主义的观念和理念应该是政治思想视野中的对象而不是政治实践层面的历史剖判，虽然，西方保守主义的起源是针对政治实践而形成的，甚至与当时的党派政策有一定关联，但是，在今天来看，已经不是那么回事。当然，也有认为，保守主义没有形成稳定、明晰的观念系统，不能和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价值体系相比拟，这一点其实是可以承认的。迄今为止，尤其是在政治理念层面，保守主义还是在和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的对抗中以相对不系统的观念得到展示，基本没有形成一个严格的逻辑演绎体系。但是，尽管如此，对西方的保守主义还是有大量的考察和研究，也还是能够相对地梳理出一些观念梗概和脉络线索。

一、保守和进步的关系及保守主义的基础性观念

19 世纪末叶，作为英国保守党成员之一的塞西尔在其《保守主义》

一书中强调保守主义是人们先天的一种心理状态,即保守是人的天性,是厌恶变化的气质。第一,它产生于对未知事物的疑虑。〔1〕第二,是对既有事物的依赖。〔2〕他首先指出了这种心态的弊端,无论是在中国或英国这种保守心态都会阻碍进步。但是,他又指出追求进步也需要谨慎,“如果那种意愿是粗心大意的和任性的,那就难免造成祸害。既要有进步和创新的愿望,又要对未经尝试的事情有所怀疑以及对陌生事物的潜在危险有所忧虑,并把这二者协调起来。”“希望进步和害怕前进的危险这两种心情在表面上是矛盾的,而在实际上却是相互补充的、互为条件的。”〔3〕这种关于进步和守旧的两种倾向应该呈现为一种调和状态,也就是一种“正确的比例”。〔4〕他认为实验是一种最佳的途径,“我们也许可以说,凡是用实验方法取得长足进步的地方,最容易达到这种调和”。〔5〕塞西尔是相对较早的对柏克思想提出系统归纳的思想家,他较早地提出来柏克的思想在1790年前后的变化,在那以后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的柏克和保守主义思想才真正形成。〔6〕他指出柏克所强调的保守主义思想的主要六个方面。第一,宗教自身及其被国家承认的意义;第二,憎恨、谴责在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中对人权的侵犯;第三,反对革命的平等观念,等级制度是实际的必要;第四,私有制是实现社会幸福的重要的制度条件;第五,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而不是机械性的拼制;第六,社会遵循有机性而要求社会变革的连续性而不是对秩序的大幅度破坏。〔7〕

〔1〕塞西尔:《保守主义》,杜汝楫译,马清槐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页。

〔2〕塞西尔:《保守主义》,第6—7页。

〔3〕塞西尔:《保守主义》,第6页。

〔4〕塞西尔:《保守主义》,第9页。

〔5〕塞西尔:《保守主义》,第9页。

〔6〕蒋庆批评刘军宁关于柏克是保守自由的保守主义的观点,而强调他是有一个前后分期的,后期他是一个辉格党身份的托利党人,是保守贵族制和宗教的保守主义,正是源于塞西尔的评论。

〔7〕塞西尔:《保守主义》,第30页。

我们如果考察过各种保守主义的叙述,就会发现塞西尔对柏克的表述基本涵盖了不同保守主义的共项,柏克的特异之处就是对于宗教尤其是国教的强调。而关于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来源,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则将之定义为保守主义的神学化。他说:“保守主义思想在提出统治的合法性问题时,喜欢做神学—神秘的或超验的定义。‘神权’的观点位于保守主义思想的底层,即使后者已经泛神论化——也就是说事实上不信仰什么时——仍然如此。这样,历史就取代了神圣超验性。因此,保守主义的论证所遵循的研究路线首先在一个神秘超验的水平上操作。与此相反,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思想首先将问题定位在法理学层面上,更确切地说,与自然法联系上。一种统治形式的合法性是通过纯粹的意识形态的、假定的建构来得到论证的,这种构建始终在法理学的有效性(社会契约)水平上创造所需的意义。”^[1]曼海姆承袭了韦伯的理性化观念,在他那里,保守主义的哲学观念是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社会理性化的对抗物存在的,但是,它相对地已经是处在边缘位置了,尤其是从阶级层面看:“在农民、贵族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里,古老的胚胎和传统才仍然在起着创造作用。”^[2]在他看来,虽然这种非理性化的状态正在蔓延,但是,在宗教徒以及传统生活的传承者们仍然继续保持着在公共领域和职业领域等之外的人情和宗教感情的亲密性,“补充了在一般公共生活领域、工厂、市场、政治以及诸如此类的地方的不断加深的理性化”。^[3]

这样,我们就看到曼海姆所强调的保守主义的特征是:防守性的反抗理性化的惯性,继续维护政治权力的神秘性赋予,即便将之降低到纯粹历史传统的层面——对历史的恪守与维护成为一种惯性和策略。这符合塞西尔所说的我们生活习惯的自我依赖特征——恐惧或本能地抗

— [1] 曼海姆:《保守主义》,李朝晖、牟建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35页。

[2] 曼海姆:《保守主义》,第45—46页。

[3] 曼海姆:《保守主义》,第45页。

拒改变。曼海姆则认为这是对理性化的在人类情感方面的补充。柏克则是从两方面最大限度地强调诸如宗教、等级和财产等在人类生活中的必要性：一个是社会风尚的贯彻，一个是国家的认同。因此，柏克自己作为保守主义者要比曼海姆作为研究者的分析更加充满情感色彩。在柏克看来，法国大革命所秉承的哲学原则破坏了欧洲自古传承的以感情为基础和纽带的社会习俗，而仅仅服从于每个人的利益：“根据这种机械主义哲学的原则，我们的体制就永远都不可能体现在具体的人的身上（假如我可以使用这种说法的话），……但是排斥了深情厚爱的那种理性，是无法填补它们的地位的。这种公众的深情厚爱与风尚相结合，有时候是需要用以作为某些补充的，有时候是作为某些纠正措施的，并且总是作为对法律的助手的。”^{〔1〕}“每个国家都应该有一套风尚体系，使一个教养良好的心灵愿意去享受它。要使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就应该是可爱的。”^{〔2〕}柏克在这里说的风尚和可爱当然都是指的是对既往存在的重要人物、权力和秩序的必要的尊崇，即绅士和高贵性精神的存在，而且他认为这是经济生活持续的必要条件，“我们的风尚、我们的文明以及与风尚和文明相联系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欧洲世界里，多少世代以来都有赖于两项原则，而且确实还是这两者的结合的结果。我指的是绅士的精神和宗教的精神。”^{〔3〕}当一个民族需要贸易和制造业的时候，高贵性和宗教精神依然存在的时候，情操就存在其间了，为经济提供保障。^{〔4〕}而当古老的尊崇、尊严等摧毁了以后，当先发制人的谋杀和抄没财产开始之后，一连串的杀戮也就开始了。^{〔5〕}这里面维护社会尊严的核心人物就是贵族和教士，一个是以他们的职业，一个是以他们的恩宠保存了学术生命。通过这些逐

〔1〕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03页。

〔2〕柏克：《法国革命论》，第104页。

〔3〕柏克：《法国革命论》，第105页。

〔4〕柏克：《法国革命论》，第106页。

〔5〕柏克：《法国革命论》，第104页。

渐形成的一个国家的“社会契约”，即稳定的规则和关系联系，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机体，对此的摧毁就造成了秩序、和平的破坏，无序、混乱、动乱、疯狂、邪恶的盛行。〔1〕

关于柏克保守主义的核心精神，在近年海内的讨论中出现了两种观点，一是刘军宁认为柏克是保守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他头等关心的是自由和秩序，〔2〕他对传统的关心也落实在自由上。〔3〕因此，柏克是保守自由的保守主义者。一是蒋庆对刘军宁的批评。在蒋庆看来，刘军宁的观点是对柏克的严重误解。换句话说，保守主义有其自己独到的理论预设或价值体系。〔4〕蒋庆特别强调了柏克保守主义对宗教尤其是政教合一的赞颂、对贵族制的认肯、对传统的尊崇等等，而不是刘军宁所说的对自由的捍卫和保护。应当说，蒋庆对柏克的分梳是有道理的，虽然它避免过分强调或者有意疏忽柏克对自由贸易和美国独立的肯定，但是，我们前面梳理的柏克对宗教性、权威和贵族以及贵族性或绅士性的强调才是他能被称为保守主义的特征，否则，柏克就只能是自由主义大阵营中的一个分支而已。这一点也符合曼海姆所强调的保守主义对政治合法性的宗教赋予的特点。但是，柏克没有突出宗教赋予传统政治权力的神圣性，但是他强调了宗教之于政治权力和国家存在的意义或功能，包括它的形成以及人们在国家认同上的意义。他说：“所有其他的民族都是以从根本上创立、或者以更大的严谨性在推行宗教的这些或那些仪式而开始组建新政府或改造旧政府。”〔5〕而宗教之于官员或民众都能更加使他们对职责具有神圣性、使命感和克服私欲的膨胀：“没有宗教就全然不可能使人民清除自己

〔1〕柏克：《法国革命论》，参见该书第129—130页。

〔2〕刘军宁：《保守主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页。

〔3〕刘军宁：《保守主义》，第9页。

〔4〕蒋庆：《保守主义真义——评刘军宁〈保守主义〉一书对柏克保守主义思想的严重误解》，《原道》，第六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

〔5〕柏克：《法国革命论》，第49页。

对私欲的种种迷恋；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在行使（并且是在更高一级的委托方式上行使）权力时，而那种权力要成为合法的就必须是按照那种永恒不变的、而意愿和理性在其中乃是合而为一的法律，那时候他们便会更加留心他们是怎样把权力交到了那些卑劣无能的人的手中的。在他们委任官员行使权力时，他们将不是在委派一项可怜的工作，而是一项神圣的职能。”^{〔1〕}获得执行具体权能的人是集高尚道德和智慧于一身者，是从大量的混杂的民众中识别挑选出来的。这种功能在柏克看来是宗教赋予的。这里特别彰显的是柏克对宗教的意义的突出强调，这一点在保守主义那里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一般都没有他那么强烈。

西方对其保守主义的传统、历史和价值都有不少的研究，蒋庆在他与刘军宁探讨的文章里就罗列了六七种西方保守主义的观念归纳，其结论是大同小异的。简化来说，不外是：第一，肯定宗教的价值和意义，而柏克则甚至强调国教存在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第二，文化方面，尊重传统，强调传统之于公民道德形成上的意义；第三，在经济和政治制度方面，强调私有制和私有财产保障，这一点如果不能和自由主义严格区分开来的话，那么就是后面这一点：对贵族制、君主制意义的推重，也就是对平等权利的厌恶。有的保守主义则推重国家的整体性和对它的忠诚；第四，在社会运行机理方面，强调社会不是人为机械的构成，而是一个由历史发展所形成的有机体，因此，历史是连续的，对社会的变革必须维护这种连续性。后面两点都是对自然法启蒙理性主义的反拨。这些毋宁都是保守主义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特征，其实已经彰显了近代以来这种思潮的形成特点及其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晚起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别乃至对立。和自由主义相比，保守主义首先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它对传统的强调。正如曼海姆所指出的，很多保守主义者

〔1〕柏克：《法国革命论》，第126页。

由于受到现代性的冲击和宗教泛化的影响,他们对宗教价值的强调变成了对历史价值的凸显。因此,保守主义的一个重要的面相往往被看作是传统主义的。首先,我们必须看到这一判断的意义,但是,也要看到保守主义独有的价值蕴涵,即它的理论中所蕴含的普遍性意义,这也是我们在研究保守主义时应予特别考量的。

二、西方保守主义的理性界定

塞西尔将保守主义看作是一种人类守旧心理状态的具体呈现,以此出发,他将保守主义的研究分类着重于具象而没有更深入的抽象化。曼海姆作为一个具有强烈哲学思维意识的社会学家则与其不同,他试图将类似心理状态所激发的思想称作“传统主义”,而对“保守主义”的界定提升到一个更抽象、更具有认识论意义的层次。他说,人们对传统的固守、对新生事物的本能的抗拒,是一种普遍的心理倾向,这种特性只能被称作是“自然保守主义”或韦伯更习惯使用的“传统主义”。^[1]这是人类所普遍具有的心理状态,但是,保守主义则不能被理解为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他用一些个人在日常生活习惯和政治信念上的对立说明这二者之间不是同一的。譬如一个人政治观念上的进步与日常生活观念上的保守或反之的情况。^[2]因此,他对此做了一个比较严格的区分,这应该也是第一次明确严格的区分式界定:“很明显,传统主义指的是一种在每个人那里都多少存在的形式的心理属性,而像保守主义者一样行事指的则是与一种客观存在的结构性环境相一致地行动。”^[3]曼海姆认为,传统主义是一种思维和行动惯性,譬如惯性的守旧,基本上在面对一件新生事物出现时都可以对其认识和行动做出预测或预判。保守主义不是这样,它不是形式性的

[1] 曼海姆:《保守主义》,第56页。

[2] 曼海姆:《保守主义》,第57页。

[3] 曼海姆:《保守主义》,第57页。

思维模式,而是“结构性”的思维模式,它不是思维或行动惯性而是思想或行动方式,它是一种“精神结构复合体”,首先与个体经验相联系,但是又具有客观性。它是唯名论和唯实论之外的第三种思想方式:唯名论将个体经验孤立化,唯实论则将一个完成的经验抽象化、神圣化,所谓“精神结构复合体”是这二者之外的第三种类型,“它在与经验的特殊过程的关系中展现自身独特的结构总体”。^[1]“传统主义行为大多只是反应性行为,而保守主义行为则是具有意义取向的行为,它总是以包含着不同时期、不同历史阶段、总是变化不居的不同客观内容的意义复合体为取向。”^[2]这种所谓有意义的取向的行为却是“通过实用的方式对直接事物和具体事务的坚持”,^[3]不崇尚体系化、抽象化、形式化。同样的改革主义者,进步的改革主义希望通过对周围世界和观念系统的转变实现之,而保守主义的改革者则是致力于具体的替换方式,而且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采取体系性的思维方式。^[4]

曼海姆将保守主义上升到了一种思维方式,但是却是一种“具体性”和“结构性”的思维方式,并且注重与具体经验的联系。这很容易让人想起现在大家多普遍谈论的经验主义哲学家们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影响,这在当代的中国似乎是一个学派的热潮,譬如推崇休谟的经验主义哲学并将之推重为自由主义甚至保守主义的最重要的理论来源和支柱。显然,这一点不是没有道理的,只是在欧洲当时政治界的保守主义者们可能没有这种自觉意识,这是后来研究人士的自觉性归纳的后觉的体察,但是在思维倾向上确实有这样的联系,后面当我们讨论 20 世纪中国的保守主义的时候我们也确实会涉

[1] 曼海姆:《保守主义》,第 59 页。

[2] 曼海姆:《保守主义》,第 60 页。

[3] 曼海姆:《保守主义》,第 77 页。

[4] 曼海姆:《保守主义》,第 79 页。

及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从对保守主义做抽象观察的角度看,亨廷顿的“情境主义”可能是一个最明晰的理论表述,虽然不一定和曼海姆所设想的完全一致,但是这二者之间可以找到一些共性的特征。20世纪著名的政治学家亨廷顿于1957年发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阐述了他个人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问题的见解。他提出三种保守主义的理论解释:贵族式、自主式和情境式。贵族式是一种内在的即以一种利益集团观为前提的解释路径,这种思维便将柏克等置入一个保守利益集团的阵营中解释其思想;自主式则是认为保守主义来源于一种认识观念,它不反映任何特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而且在任何时代都会存在,它的存在主要取决于对一些价值观念诸如正义、平衡、秩序、协调等的认识,因此它是普遍的;第三种是亨廷顿自己所认可的即“情境式”的保守主义。“情境性意识形态则截然不同。它们不是反映特定社会群体的持续利益和需求,而是依赖于群体间存在的各种关系。当一个群体和其他群体的关系呈现为一种形式时,它会支持一种情境性意识形态;而当这些关系呈现一种不同的形式时,它就会支持另一种情境性意识形态。”^[1]亨廷顿认为鉴别保守主义的一种策略是,它不是一种观念体系,而是一种行动:第一,在具体情境丧失之后,保守主义可以消失;第二,它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保守主义者最初往往是革命者这个问题。但是,从曼海姆和亨廷顿的叙述来看,保守主义没有理论就是它的理论性的特征。但是,这不等于是对于西方保守主义的界定由此而成为唯一的了,亨廷顿讨论的这三种方式其实都是西方保守主义历史中所出现的特征。在亨廷顿看来,柏克的立场不是阶级或利益集团的立场,而是一种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思维,但是他所认为的左右是什么呢?以什么为界定呢?这说明柏克还是有自己的理论设定,因此,抽象的“情境主义”说明了保守主义的中

[1] 亨廷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王敏译,《政治思想史》2010年第1期。

间色彩,这正好说明了他们所有的一种平衡性的思想方式和特征,而这在一定意义上和自主式的对几种观念的关注也不无关系。严格一点说,曼海姆的超越唯名论和唯实论的第三种“精神结构复合体”论,强调保守主义对整体性社会环境和语境的敏感但又不失当下的情境思考,即个人经验的关注,因此更加具有建设性,而亨廷顿则容易让人产生即时性或反应性的感觉。〔1〕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学者眼中的西方保守主义的一些重要特性:第一,保守主义不是一种简单的心理倾向或思维惯性,而是固守与前行之间的折中,在塞西尔看来,这种二元性甚至是彼此存在的条件;第二,在社会学和政治学层面上,社会是作为有机体存在的。关于这个有机体认识在不同人那里强调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多数人侧重于社会结构和社会道德的连续性,反对自由主义中关于人的理性设定,譬如抽象的社会契约观念等,譬如从柏克那里看到“秩序”概念的重要性,这种秩序一个是表达对社会的稳定的诉求,一个是旧有社会层级的维护和架构的延续,还有一个是社会道德风尚所构成的“秩序”含义,在柏克那里“秩序”可以同时反映这三个方面的内容,虽然,他可能每一个时刻的强调重点不同。有的有机体论者则将道德和社会秩序的连续性十分看重——不管是从宗教层面出发的,还是从历史层面出发的,这二者在某些论者那里有时是一回事。在曼海姆看来,历史传统只是宗教意识稀薄了的后果,是现代性对宗教观念冲刷的结果;第三,从社会连续性层面看,还有一个是政治合法性的源头,一部分保守主义者更愿意从神学或宗教的角度看待它,无论对它的证明是从先验的层面还是从它的社会功能的层面。这一点其实需要从社会有机体或连续体论中独立出来,算作是一种类似哲学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具有寻根意识,

〔1〕亨廷顿在他的论文中对曼海姆提出批评,即认为保守主义重视保守主义的社会利益集团意义是片面的。曼海姆其实更试图将现实主义设定为一种思维方法来看待。

具有强烈的宗教性和文化性,我们在后文讨论中国 20 世纪保守主义时会看到这种典型;第四,从方法论上看,就是曼海姆的“精神结构复合体”或亨廷顿的“情境主义”,这二者之间有不同也有一些类似之处。它和有机体理论有些类似,但不同的是,有机体主义可能走向历史主义也可能走向整体主义,即强调国家主义的保守主义等等,这就是后来在德国出现的一种倾向,但是,曼海姆和亨廷顿的理论都不是,它仅具有在认识层面的意义,强调的是保守主义的认识路径和思维方法。概括地说,上述对保守主义的讨论集中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意义上:秩序、平衡、有机体主义、情境主义等等,总体表现为连续性、折中调和、社会分层化、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平等,这些可以大体解释上述的保守主义观念。这些清理对我们研究 20 世纪中国的保守主义很有帮助,但是,又必须看到,如果说现代中国有一个保守主义思潮的话,那它与西方的保守主义观念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20 世纪的中国有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但是,文化保守主义才是影响力显赫的主流,而且即便是政治的保守主义也混杂着文化的血脉,这是中国土壤所决定的。下面我们来考察中国 20 世纪保守主义的基本特征,同时与现代保守主义的反理性建构主义作出一定的比较。

第二节 20 世纪中国保守主义的精神特质和基本观念

一、中国危机中的心灵秩序重建问题

(一) 中国危机与中国意识的危机:文明的不同理解

19 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就开始陷入一个“大危机”的历史时期:先是民族危亡的挑战或者叫“中国国家危机”,接着是在士大夫和普通民众以及后来的知识分子的反思中形成的“中国文化危机”。这个危机直接催成了后来的文化论战、社会论战和政治论战等。因此,各种

倾向差异巨大的思潮的形成都与对文化和传统的认识联系在一起,这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过程中也不鲜见。然而,中国自己关于文化的争论却特别坚韧持久且反复,这才是中国的特色。所以,才有分析指出:“研究近代思想的学者早就指出,在20世纪的中国并没有柏克式的政治保守主义。从柏克到曼海姆提供的‘保守主义’都不能适用于20世纪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1]这个论断基本是成立的。当然,这不等于是说,对于西方保守主义的分析就全然不能应用到对中国语境的分析上,只是说,绝不能做简单的套用、抄袭和照搬,因为二者的语境、话题存在重大差异。^[2]文化冲击的形成源于在变革大体成为共识之后出现的一个内在矛盾:变革与认同发生的冲突,这个冲突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是文明?或什么是新文明?

社会学家都普遍用“变革”与“认同”来描述由近代外部冲击所导致的整个“中国意识的危机”和改革或革命的努力,这种诠释几乎具有涵盖理解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普遍性。而变革与认同之间的张力带来了思想界的大分裂和大冲突。认同是寻找“自性”的过程,但是变革首先是否定“自性”的过程,向变革倾斜就走向西化;而向认同倾斜则走向所谓的保守。但其实,改革或革命派中也不乏倡导认同者,譬如早期民主主义者尤其是章太炎等人。因为中国在近代首先碰到的是一个民族存亡续绝的问题,这必然要唤起民族意识,但是同时,改良与革命也纳入日程,对民族性尤其是民族文化性方面就出现了认识上的对立。哲学家对这个问题有另一套解释话语。李泽厚提出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即救亡压倒启蒙,后来杜维明先生说是救亡选择了启蒙。都是在

[1] 陈来:《20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载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07页。

[2] 这里也不等于是说,20世纪中国保守主义内容中只有文化,没有其他。一方面文化讨论中包含着社会和政治内容;另一方面也还有一些政治保守主义的内容需要予以必要的关注,后文也会略有涉及。